續增刑案匯覽

續增刑案匯覽卷十二

目錄

毆祖父母父母

毀棄祖宗神影比照棄毀神主

因借錢將祖父木主失手跌毀

殺母之犯雖經活埋仍剉其屍

母將逆倫之子立時毆死

父因瘋將子殺死　一

毆傷甫娶未久義女限外身死

祖父殺子孫三命

繼母因愛己子謀殺前妻之子

因子罵父主使族姪將子毆死

因子行竊央同外人將子毆死

改嫁親姑故殺前夫童養子媳

毆死前夫之子

觸犯恩義並逼之繼父自盡

父祖被毆

爲父復讐殺死擬絞減流之犯

戶書匿名誣告本官關拿投首

匿名揭帖照例銷毀嚴密訪拿

誣告

控案審究虛坐不得瀨預了結

賊盜誣告雖非無因未便擬杖

旗人將民籍出戶家奴混告

貢生不干己事告訐立案不行

瘋迷無知誣告叛逆

誣告毆人限外身死仵作匿傷

干名犯義

續增刑案匯覽卷十二目錄終

續增刑案匯覽卷十二

毆祖父母父母

陝撫　咨連崇文夥共毆緦麻姪連遇城身死一案查比引律載棄毀祖宗神主比依棄毀父母死屍律斬等語此案連崇文係連遇城緦麻服叔連遇城向連崇文等訛索歷年祭祀錢文已屬不孝乃因連崇文不允輒將該犯高祖神影扯爛毀棄祖宗神像即與神主無異毀棄律應擬斬實屬罪犯應死連崇文氣忿聽從其母連侯氏毆打致斃實屬擅殺應照罪

因借錢將祖父
木主失手跌毀

人木主犯應死而擅殺律擬杖一百道光六年案

北撫　題歐陽世英因向歐陽沈氏挾借錢文將伊

祖父木主强欲妄放歐陽沈氏家祖先堂內因醉後

失手致木主墜地跌毀尚非有心毀棄應於棄毀祖

宗神主比依棄毀父母死屍擬斬律上量減一等杖

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九年案

殺毋之犯雖經
活埋仍剉其屍

毋將逆倫之一
立時毆死

父因瘋將子殺
死

浙撫　題陳長發將伊母推跌殞命雖經伊兄陳元炳活埋致死究未明正典刑將陳長發比照毆母致傷問擬斬決後其母因傷身死將該犯剉屍之例剉屍示衆　道光六年案

南撫　咨鄭潮湯向伊父鄭大顯出言頂撞鄭大顯舉棍毆打鄭潮湯用刀禁格戳傷鄭大顯身死伊母向氏氣忿將鄭潮湯毆死將向氏比照子毆父而父殺之者勿論律勿論　道光九年案

川督　咨曾金榜因瘋病復發砍傷伊幼子曾一姓

斃命自應比照過失殺問擬將曾金榜比依父過失殺子者勿論律照律勿論惟該犯瘋病未愈仍照例鎖錮監候俟數年後不復舉發再行開釋死係伊子毋庸追埋 道光十三年案

毆傷恩養未久義女限外身死

廣東撫 咨謝亞權價買薛大來替自義女取名真改以為義女僅止兩月恩養未久因不肯學唱用柴片毆傷至保辜正限外餘限內身死將謝亞權比依義子恩養未久有殺傷以雇工人論毆死雇工人律杖一百徒三年止限外身死應減一等杖九十徒二

祖父殺子孫三命

繼母因愛己子謀殺前妻之子

年半　道光八年案

貴撫　題田紅淋活埋伊子孫田大斫等三命例無謀殺子孫三命加等治罪之文應從一科斷將田紅淋照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十三年案

提督　咨楊氏惱嫌伊夫前妻之子二格輒起意活埋致死查二格年甫十四該氏將其謀殺實因自已親生一子而起雖較之圖占財產者有間應照繼母爲已子圖占財產故殺前妻之子擬絞例量減一等擬流惟居心慘刻未便准其收贖比照姑謀殺子婦

因子毆父主使
族姪將子毆死

情節兇殘例酌發駐防爲奴　道光四年湖廣司案

安徽司　咨逃兇張洪石潛回家內經其父張起沅
欲行送兇輒敢不服詈罵其父實屬罪犯應死張起
沅氣忿主使族姪張盐尚將其毆傷身死例無父毆
死罪犯應死之子聽從下手者作何治罪明文惟例
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罪犯應死卑幼聽從下
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杖九十例內止言期親以
下尊卑而不言父母擧輕以該重也今張起沅係張
洪石之父重於尊長張盐尚應比照期親以下尊長

因子行竊央同外人將子毆死

殺死卑幼非犯應死者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例擬杖九十 道光十二年案

山西司 查律載子孫違犯教令而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又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其卑幼罪不致死果係積慣匪徒怙惡不悛人所共知忿激致死者無論謀故為首之尊長悉按服制於毆殺卑幼本律本例上減一等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依餘人律杖一百各等語此案李增財因伊子李枝榮屢次行竊央同周黑則前往李

四喜家將李枝榮尋獲綑住李增財用鐵斧背連毆致傷李枝榮兩臁肕因其喊嚷激轉李增財起意割斷其兩腳筋隨令李四喜將其按住主使周黑則割斷李枝榮兩腳筋殞命該撫以周黑則聽從割傷致死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下手之人為從論律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增財因子屢次行竊主使割斷腳筋致死與非理毆殺者不同從寬免議等因查李枝榮屢次行竊實屬怙惡不悛設使被期親以下尊長謀故毆殺聽從下手之犯按例

止應依餘人擬以滿杖今獨照則例僅擬聽從拏捉斃之
父主使割斷今枝柴腳踢致斃尤可雖無作例治罪
朋友惟聽從人親父主使致斃爲匪之子論不能較
聽從人期親以下尊長主使致斃爲匪卑幼擬罪反
重自應酌量比例定擬則無則應改照有服尊長殺
死有服卑幼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各依餘
人律擬杖一百餘如所咨完結 道光十七年說帖

改嫁繼姑故殺前夫前妻子媳

浙江司 查律載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杖一百
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註云此婦字乞養

者同等語此案沈氏係章勝喜之妻生子章月富壹
勝喜在日遞媒聘討王海受四歲幼女王女與章月
富爲妻過門童養王女怯弱多病不時啼哭沈氏本
不喜悅迨章勝喜病故其父章大仕因年老孫幼當
令沈氏招夫在家撫養沈氏應允章大仕央媒招馮
添淵至家將沈氏嫁給爲妻嗣馮添淵出外王女與
章月富因爭食哭吵沈氏斥罵王女忿哭不止沈氏
氣極憤及王女素病好哭料難長大撫養撫益起意
將其搯死即搯住王女咽喉登時氣絕殞命該撫以

例內並無改嫁繼母故殺前妻之子嫡孫作何治罪明文將沈氏比照期親尊長故殺卑幼之嫡孫擬絞監候並聲明聽候部議等因具題 臣等查子之於母屬毛離裏母雖改嫁子無絕母之理故嫁母毆故殺前夫之子仍同毆故殺子孫論至子媳之於嫁姑雖與子於嫁母微有區別然遇有干犯殺傷亦當視其恩義之重輕酌量定擬不得概援期親尊長之律致滋出入此案已死王女係沈氏親孫之媳與改嫁後伊子自行聘娶者不同而該氏之屍母改嫁又因伊翁虐

及年老孫幼主令該氏招夫在家撫養亦與棄子婚
而改適者有別其將王女故殺身死自難置姑媳名
分於不論況毆故殺乞養子婦按律註尚得與毆故
殺子婦同科今該氏之於王女其恩義較乞養子婦
為重則其罪名自不能較乞養子婦加嚴該撫將該
氏比照故殺期親卑幼之婦律擬絞似未允協案關
罪名出入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 道光十四年說帖

毆妻前夫之子

觸犯恩義並重之繼父自盡

河撫　題樊自成雖係隨帶之子第伊母既嫁樊鳴之後在樊鳴家生長樊鳴即留爲己子撫養成人分產受室恩義較重因樊自成不肯還人被樊鳴斥詈取瓦向毆該犯輒用瓦鐎回毆致傷樊鳴額顱以致樊鳴忿激自盡例無專條應即照義子於恩養年久之義父有犯即同子孫取問例問擬查該犯毆傷繼父及毆傷後忿激自盡俱罪應斬決惟係一事相因與兩犯斬決加擬梟示之例不符樊自成應照義子

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分有財產配有家室

若於義父有犯即同子孫取問如律子孫不孝致父

毋自盡之案係有觸忤干犯例擬斬立決案道光七年

爲父復讐殺死擬絞減流之犯

父祖被毆

川督　題陳亞鰤之父陳規友被劉葉戕斃擬絞減流發配該犯痛父情切意圖報復商允伊弟陳亞道趕至中途將劉葉戳傷身死查劉葉雖係有罪之人第係奉官押解並未逃回即與擅殺無異前據該督以例無父爲人所殺將兇犯擬絞減流解配中途被死者子孫殺死作何治罪明文將陳亞鰤比照父爲人所殺兇犯雖經到官擬抵或於遇
赦減等發配後輒敢潛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孫擅殺擬流

誤信浮言爲父
復讎毆傷平人

例酌加一等發附近充軍經本部以例案未符駁飭去後茲據遵駁將原正輔改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　道光十四年案

陝撫　咨吳振未兇器傷人並誤執傷痕致父屍遭蒸檢將該犯擬軍一案本部查該犯之父吳大經因見舒太公偕烈傳堯舒盛梅等赴地斫乃遂挾嫌持刀前往鬭毆自扎腭肚身死維時該犯年甫十三經伊叔吳大本報驗領埋迨該犯成立後聽人傳說有伊父被人打斷右胳膊舒太拾刀將伊父扎死浮言是

以誰心刺骨之語若不稍洩忿恨圖報亦殊非爲子之情嗣該犯往向舒盛梅查詢舒盛梅以伊父被賀傳堯打斷胎膊舒太扎死之言揑告隨攜帶鐵尺將賀傳堯尋獲毆傷則該犯之行毆更非無因雖伊叔兇犬本曾囑令勿聽浮言惟伊父身死時該犯尚冲幼無知而父讎不共則伯叔誡後之慰藉究難釋人子莫解之疑團且該犯一聽舒盛梅揑說賀傳堯將伊父右胎膊打斷即用鐵尺祇將賀傳堯右胎膊打傷並不毆打他處是其一片血誠被毆者雖非毆打

伊父之罪人而毆之者確認爲毆打伊父之讐家律貴誅心尤貴原心若將該犯遽照兇器傷人擬軍則是以爲父復讐之肖子竟等於因事忿爭之兇徒準情殊未平允如謂該犯經檢父屍則擬流加徒亦屬罪所應得而該犯本不知父身死實情誤信浮言兇與眼同相驗誤執傷痕者不同即使量減問以總徒亦覺法浮於情該擬除擬流加徒輕罪不議依兇器傷人擬軍更覺情輕法重自應稍從末減以示矜憫吳振粱應於兇器傷人擬軍例上減一等杖一百徒

回民救護情切毆傷人

三年 道光四年案

陝督 題馬迸勿提係馬有林之子於馬阿力倘糾約馬有林往毆馬白士時該犯並未同往迨見伊父馬有林伊胞伯馬阿力倘均已受傷倒地該犯檢拾伊父棄地矛子戳傷馬麻頁右腿脥平復核其情節實屬臨時救護並非結夥逞兇且該犯戳傷之人即係毆死伊伯正兇較之聽糾同往畏懼先逃之馬乃必情有可原該督既將馬乃必量減擬徒而於馬迸勿提一犯則仍照本例擬軍殊未平允馬迸勿提應

於同民結夥持械毆人擬軍例量減一等改爲杖一
百徒三年　道光六年案

情因救父倒地
叠毆仍照鬬殺

陝撫　題張末羊既已奪鋤於張英杰向伊父張四
金毆打之先已有欲毆情形其所毆張英杰致命重
傷因在伊父喊救之時而張英杰業已仰卧地上張
末羊復向叠毆情近逞兇與救親情切之例不符應
遵照部駁將張末羊依鬬殺律擬絞監候
道光七年案原駁說帖載卷四十五

父被胞兄殺死
救父殺斃胞兄

廣東撫　咨黃信瑞因在祖遺公共地內起造房屋

被緦麻服叔黃孟大杳知伊叫爭鬧黃信盃用棍將
黃孟大戳傷身死黃孟大之子黃人聘目擊其父受
傷情切救護用刀嚇戳適傷黃信盃致斃命查黃信盃
用棍戳傷緦麻服叔身死律應擬斬業已罪犯應死
現被格殺應毋庸議黃人聘救父情切將黃信盃用
刀格戳適斃其情甚屬可原惟黃信盃係黃人聘緦
麻服兄服制攸關如照擅殺應死罪人定擬置服制
於不問固覺情重法輕如照情切救護毆死緦麻尊
長例擬軍擅毆殺應死罪人於不問又覺情輕法重

救夫情切毆死夫之胞兄

例無專條將黃人聘比照父母被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者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四年案○廣東司四十二川省謝元川案並總將毆大功以下尊長係川省張華振案比核

貴撫 題周吳氏因救夫情切毆傷夫胞兄周在順身死查周在順係周吳氏之夫周在陳胞兄該氏服屬小功周吳氏因夫周在陳被周在順揢住咽喉毆打拉勸不開恐被揢斃情切救護嚇毆適傷致斃該氏事在危急例無專條仍依妻毆夫之期親尊長至

死律擬斬監候該氏情切救夫毆死夫兄若照其救
護急切之情仍科以毆死夫兄之罪較之尋常毆死
夫兄者究無區別核與父母被外姻小功尊長毆打
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減等擬軍兩請之例
相符既據疏內聲明相應比例兩請候
旨定奪倘蒙
恩准將該犯婦周吳氏減爲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係婦女
照律收贖等因奉
旨吳氏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收贖餘依議欽此

救親情切毆死
夫擬

道光十四年奏交館核覆

湖廣司　查律載妻毆夫之期親尊長死者斬監候

又例載祖父母父母被本宗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

在危急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者於疏內聲明減

爲杖一百發遣遠充軍照例兩請候

旨定奪各等語此案夏戴氏毆傷夫胞叔夏占榜身死自

應按律問擬夏戴氏合依妻毆夫之期親尊長死者

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查該氏因夏占榜將伊姑夏汪

氏摔跌騎壓地下手掐咽喉實屬事在危急該氏拉

勸不開兒伊姑被指而起氣忿情急救護拾柴向毆適傷頂占榜身死委因救姑情切並非無故逞兇王犯例內雖無救姑情急毆死夫叔作何治罪明文惟查卑幼毆死本宗緦麻功長律應斬候若係情切救護例得夾簽請減卑幼之婦毆死夫之期親尊長按律亦應斬候與卑幼毆死緦麻功長罪名相同今該氏因救姑事在危急因而毆傷夫叔身死自可酌量比照父母被本宗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之例辦理既據該撫於

父被毆

疏內聲明相應比例兩請候

旨定奪備案

恩准臣部行文該撫將該氏減爲杖一百發邊遠充軍該

氏事犯到官在道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恩詔以前死係伊夫期親尊長所得罪非不准援免仍令

照例收贖遞追埋葬銀兩給付屍親具領 道光十四年說帖

父被人毆被人所
殺子殺行兇人

廣西司　查律載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
又例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其子救護情
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分別減等援例兩請
候
旨定奪又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正兇當時
被死者無服親屬毆死將毆死兇手之人杖一百流
三千里又律載父為人所殺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
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各等語此案莫二十四係
莫亞豐之子莫亞向三莫棕棋均係莫二十四無服

族姪係莫事豊無服族姪孫莫棕棋因屢向莫事豊
索討欠項無償嗣將同族弟莫亞向三前往牽牛作
抵致相爭鬭莫亞向三用刀割傷莫事豊顖門莫事
豊奪刀戳傷莫亞向三胸膛倒地莫棕棋上前攔[illegible]
被莫事豊用刀戳傷左肋莫棕棋順用身帶小刀戳
傷莫事豊小腹倒地並劃傷左肋莫亞二十四見父受
傷情急趕救即拾伊父所遺尖刀向戳適傷莫棕棋
右肋倒地詎莫事豊莫亞向三莫棕棋均先後殞命
該撫以該犯莫亞二十四之父莫事豊毆死莫亞向三

係殺人兇手律應擬絞莫糠棋係莫聚向三無服叔屬將莫聚毆死罪應擬流今該犯又將莫糠棋毆斃固未便照殺死行兇之人予以勿論但該犯究因父爲人所殺目睹忿激卽時手刃其讐係屬子殺父兇查律內只云擅殺行兇人並未著有應抵不應抵之文分別定擬若竟照擅殺行兇人議擬其父究係殺人兇犯若以之擬抵又置殺父讐人於不問律例內並無治罪明文案關生死出入咨請部示等因查子擅殺行兇人擬杖六十之律雖不言死者應抵不

應抵然必其父被人致死之後因復讐而擅殺方可依律擬杖若父被人毆傷倒地尚未身死其子因救親而刃斃人命則自有救親事在危急之例可援不得概援擅殺之律今莫二十四刃傷莫棕棋之時伊父莫事豐尚未殞命核與擅殺行兇人之律不符即謂莫棕棋究係致斃莫事豐正兇莫二十四目擊莫事豐受傷倒地因而將莫棕棋刃傷致斃其情可憫亦祇可酌照救親事在危急之例擬絞聲請減流該撫原咨所稱擬杖六十之處應毋庸議再查無服親

鬬毆死兇手擬流之例係指兩家互毆而言至兩造均係無服親屬則自當論其房族遠近分別科斷此案莫琮棋係莫亞向三無服族兄莫事豐亦係莫亞向三無服族叔祖其房族遠近未據該撫聲叙明晰應令該撫詳細查明如莫琮棋與莫亞向三房族較近則莫琮棋於莫亞向三爲一家其將莫事豐致斃例不應抵自應將莫二十四擬絞聲請減流若莫琮棋之於莫亞向三與莫事豐之於莫亞向三遠近相等則並非兩家互毆莫琮棋不得援例減流即應將

勿幾莫棕棋之莫二十四照有服親屬毆死應抵正

兇之例問擬相應咨覆該撫查照辦理道光十四年說帖旋

經覆番具題查此案兩造均係無服親屬核其宗圖

莫棕棋之於莫亞向三雖相隔七代均共長房莫庭

檮分支莫亞向三之於莫事豊已相隔八代又非同

支其房族係莫棕棋與莫亞向三較近應作一家論

莫棕棋因向莫事豊索欠無償帶同族弟莫亞向三

前往牽牛作抵互相爭毆致莫亞向三被莫事豊戳

斃莫亞向三係莫事豊無服族孫莫事豊應以凡

論擬絞莫棕棋係莫亞向三無服族兄其將兇手莫事豈毆傷身死罪應擬流今莫二十四父將莫棕棋毆死莫棕棋係莫二十四無服族姪應將莫二十四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以凡論鬬殺律擬絞監候該犯因父被莫棕棋戳傷倒地事在危急卽拾刀戳傷莫棕棋越日殞命實係救父情切相應援例兩請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將該犯減爲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兩給屬具領 道光十六年題准案

父子各斃一命
子係救父情切

廣東司　查王豹之父王九成雖係應抵正兇惟王九成毆斃侯元魁之時王豹並不在場其見王九成被萬榮德戳傷倒地後復騎壓身上奪刀向砍實屬事在危急該犯情切救護嚇戳適斃核與兩請之例相符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應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即將王豹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兩給屬具領　道光十三年說帖

父子同場各斃一命未便擬請

貴州司 查律載尊長毆緦麻卑幼至死者絞監候等語此案楊勝玉戳傷緦麻姪楊秀得身死應如該撫所題楊勝玉合依尊長毆緦麻卑幼至死律擬絞監候至楊勝玉之子楊秀滿因緦麻兄楊秀章將伊父楊勝玉騎坐在地毆戳致傷該犯奪刀嚇戳致傷楊秀章身死該撫將該犯依卑幼毆死緦麻兄律擬斬監候聲明係屬情切救護核與兩請之例相符照例於疏內聲明聽候核議等因 臣等查律載卑幼毆緦麻兄死者斬監候又例載父母被本宗緦麻尊長

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
者於疏內聲明減爲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照例兩請
候
旨定奪又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
其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分別減
等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其父母先與人爭鬬其子踵至助勢共毆斃命仍
照各本律科斷不得援危急救護之例概擬減等各
等語是救親事在危急例准聲請減等而父子共毆

斃命則不在減等之列至其父先毆斃彼造一命其子後因救親致斃彼造一命例內雖無不准減等明文然亦必其致斃人命之時其子先已不在場實因瞥見其父被毆危急趕往救護因而致斃人命方可酌量聲請若目擊其父逞兇於前已復逞兇於後即與父子共毆無異自未便因係救親事在危急遽予聲請減等致滋輕縱今楊秀潔因楊秀漳將伊父楊勝玉推倒騎坐毆戳致傷奪刀嚇戳致傷楊秀漳身死固屬救親事在危急惟伊父楊勝玉先曾將楊秀章

父祖被毆

之兄楊秀得毆斃該犯楊秀傑是否在場助勢未據該撫聲叙明晰其應否援例減等之處礙難懸定應令該撫另行研訊明確按律妥擬具題去後旋據該省審明楊秀傑於伊父楊勝玉毆斃楊秀得時該犯曾經在場是該犯目擊其父逞兇於先復又自行逞兇於後與父子共毆無異前將該犯照救親情切援例兩請係屬誤會例意自應遵駁更正將楊秀傑依卑幼毆死緦麻兄律擬斬監候

道光十四年說帖十五年題結

護軍罵護軍參領

罵制使及本管長官

正紅旗咨稱　是送護軍扎拉芬太倚醉向護軍參領阿拉京阿詈罵並持棍至阿拉京阿門首尋鬧殊屬目無官長將扎拉芬太革去護軍依軍士罵本部五品以上長官律杖一百酌加枷號一個月阿拉京阿之子和瑞奪棍回毆扎拉芬太左臂係揑傷罪人照例勿論　道光十年貴州司案

控案牽涉胥役該管上司親提

越訴

山東道御史　奏各省控案牽涉胥役請飭該管上司親提審辦一摺奉

上諭御史章煒奏外省控案牽涉胥役請飭該管上司親提審辦一摺奸胥蠹役爲弊地方遇有訟案到官留難勒索無弊不爲地方官倚爲心腹藉通線索間有具控上司衙門仍發交該州縣自行審問該州縣廻護胥役自顧考成勢必曲爲開脫胥役之弊不除則訟端不息如該御史所奏外省京控之案牽涉胥役舞弊者不可

勝計地方官如果留心訪查何難立破奸私倘狥庇不
肖書役有意縱容自必任意妄爲益無忌憚著通諭各
直省督撫嗣後外省控案有牽涉州縣胥役得賍之事
由該府知府親提審辦其牽涉知府胥役者責成司道
牽涉司道胥役者責成督撫均各親提審辦倘案涉督
撫胥役者著各該督撫酌量事之大小輕重分別奏咨
辦理倘具控後並不親提輙仍發交各該府自爲彌縫
者經督撫查出卽將該管上司參辦其各督撫務須認
真查核遇有不肖胥役作奸犯科一經告發不准稍事

姑容總期剔弊除奸猶加懲創倘因率混屬員徇隱迴
護別經發覺或被科道糾參定將該管上司重懲不貸
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道光十五年山東司通行

道光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鄒鳴鶴奏各省案件未經親提請旨嚴定處
分當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茲據查明歷控案件
上司不行親提作何處分例內已有明文本年三月間
復經吏部奏明酌增條例更為周備嗣後各直省該督
撫於民間上控之案惟當振刷精神悉心庶獄一切事

關重大案涉疑難應行親提者立予親提秉公審斷不得率委屬員致小民冤抑莫伸紛紛來京控訴倘敢仍前玩泄一經查出定將該督撫等照例議處該臬道府等官於接收呈詞後有無轉委發審等情該督撫等嚴行查察統於結案時將曾否親提之處據實聲明聽候部議所有該御史請嚴定處分之處著毋庸議欽此

通行

廢員誣訐上司
照虛加等治罪

福建道御史　奏各省已革廢員挾制上司捏欵止
控一摺奉
上諭御史承光奏請飭禁廢員攻訐上司一摺據稱近來
各省已革廢員挾制上司捏欵上控之案層見疊出查
其心跡實非爲公或勒借盤費或訛索捐復銀兩稍不
遂意卽行攻訐各上司受其挾制暗中消弭以致此風
日熾請嗣後有列欵控告原叅上司者無論虛實概行
飭禁等語國家設官分職大小相維爲大吏者果能潔
已奉公嚴明御下則屬員平日畢知儆畏遇案糾叅自

可折服其心無敢置辯方今朝野清明上下一體卽間
有一二不肖劣員因案參革後膽敢誣揑造挾嫌洩
忿或奏各督撫親提審訊或特派大員前往查辦其鬼
蜮伎倆無難立時破露重治其罪卽被訐之各上司始
雖受其污衊迨經審斷立卽昭雪何必畏首畏尾多方
消弭轉予該革員以挾制之端釀成刁健耶嗣後各省
大吏平日於屬員之賢否留心考察遇案參劾一秉大
公自不致被參劣員有妄行控訐之事倘藉劾任意不
足服衆又安能禁被枉之員不行控告至屬員被枉本

被劾人員摭款控告立案不行

有准揭部科之條若不肖劣員被參之案本無不公或因需索不遂羅列多款捏洩私忿一經審出虛誣情弊定當照例加等治罪決不寬貸以儆刁頑而肅官方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道光十四年福建司通行

廣西司 奏

上諭御史成觀宣奏佐雜擅受被劾反噬捏報請分別另案辦理一摺著該部議奏欽此 臣 部查例載曾經考察考覈被劾人員若懷挾私忿摭拾察覈官員別項贓私不干己事奏告以圖報復者不分現任去任文武

官俱革職爲民已革者問罪奏告淸詞不問虛實立案不行等語是被劾人員懷挾私忿摭拾考察官員別項贓私奏告以圖報復定例原屬不問虛實立案不行惟近來各省遇有屬員被劾摭拾上司贓私互相訐揭之案該督撫因其所控非關倉庫錢糧即係營私骫法若一概不問虛實立案不行不足以折服屬員之心故往往一經互揭即將該員等分別奏請革職解任審明辦理茲據該御史奏稱山東文登縣典史孫立中擅受濫押將該縣歐文查明詳揭該典

史即以該縣科派倉穀等情捏報一案當經
上諭從嚴審辦現在尚未奏覆竊念近年佐雜擅受釀命
之案紛紛不一其僅止擅受未至釀命者斷不可謂
無其事然州縣從不以此上聞督撫從不以此入告
何也蓋州縣職司較繁非循良出色之員難保其盡
無訾議而此等佐雜劣員一經被劾自知咎戾莫逭
恭復肆無忌憚或牽扯拖累巧為開脫之計或捕風
捉影暗施傾軋之謀其處心積慮但得兩敗俱傷已
足少紓怨毒而被累之員縱使曆邀昭雪業已焦頭

爛額由是而挾制之局成由是而攬受之端莫敢發覺不至釀命不止矣議請將被劾之員揭告原參上司一併立案不行或事體較重不容寬貸亦必另案察辦勿令同時被譴等因係為申明舊章禁除積習起見應如所奏嗣後凡計典甄別及一切緣事被劾人員除所告之事即係被劾之事應准其呈明辦理外其有被劾之後懷挾私忿摭拾參劾官員別項款蹟控告以圖報復者仍照定例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即所控之事關係重大不容寬貸該督撫亦止可於

立案不行從嚴密察訪另行究辦毋得同時并處致
啟挾制瞻徇之漸如蒙
俞允 臣部通行各省遵照至現在山東文登縣典史孫立
中與該縣歐文互揭一案業經該撫分別參奏
旨交該撫確切審訊應令該撫仍遵照前奉
諭旨察明分別辦理奉
上諭刑部議奏御史成觀宣奏佐雜被劾反噬圖報請分
別另案辦理一摺佐雜微員因案被劾揑情控告冀圖
挾制敢為官常之害道光十年三月間曾經降旨官民

人等告訐之案如係懷挾私讐以圖報復者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原所以防奸僞而肅官方近來此風猶未盡泯著通諭各直省督撫府尹等嗣後凡計典甄別及一切緣事被劾人員除所告之事即係被劾之事准其呈明辦理外其有被劾之後懷挾私忿摭拾參發官員別項欵蹟控告以圖報復者仍照定例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即所控之事關係重大不容寢置該督撫亦止可於立案不行後嚴密查訪另行究辦毋得同時牽處致啟挾制瞻狥之漸餘依議欽此 道光十六年通行

包衣旗人捏詞誣告咆哮公堂

西城察院　張廷德祇誣告徐殿資平毀伊外祖家墳三塚應於平治他人墳墓爲田園一塚杖一百每三塚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上加誣罪三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該犯於誣告後復敢向該指揮攔輿吵閙咆哮公堂應再加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該犯誣告訛詐行同無賴應不准折枷係下五旗包衣求便銷檔俟徒滿仍交伊主管束　道光十年江西司案

兵丁被責糾衆吵閙州同衙署

廣督　奏隊目徐應鵬因兵丁張大林等業經不肯承辦祭肉經州同將張大林等枷責該家屬張大榮

等向告輒以營兵受辱有失營中體面與隊目歐居
碧吹螺糾人率同該家屬等至州同衙門理論滋鬧
將枷號之人帶走將徐應鵬與糾衆滋鬧之歐居碧
均照刁徒直入衙門挾制官吏例發近邊充軍該犯
等雖非軍役犯科惟以現充兵丁犯法情尤可惡應
加一等發邊遠充軍仍先在犯事地方枷號兩個月
吳克賢因子被枷責輒隨同前往滋鬧應照爲從杖
一百徒三年枷號一個月　道光十四年廣西司案

庫倫辦事大臣　奏送筆帖式祥麟解京治罪一案

查巳革筆帖式祥麟赴街市聽唱秧歌巳屬有玷官箴復因與領催諾敏爭毆抵係員外郎海清阿家使向弟祥懋赴海清阿衙署踢落門窗推歪公案撞落籤筒筆架實屬妄爲未便照毀官屋擬以杖笞應照拆毀申明亭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折枷號六十日祥懋照爲從杖一百徒三年折枷號四十日領催諾敏違犯將祥麟毆傷應於吏卒毆非本管九品以上官加凡鬬二等杖六十罪上酌加枷號一個月屬

旨此案巳革筆帖式祥麟前在庫倫當差輒赴街市遊蕩

郭子吞㓖詞上
控於總督衙齎
匍署擲與自戕
比照在刑部前
故自傷殘例杖
九十徒二年半
道光十一年安
徽司案

被誣不甘塗寫
監照狀制官吏

已屬有玷官箴復因被傾催諾敏毆打是係員外郎海
清阿唆使赴署喊鬧並踢倒門窗將堂上官物推落任
性妄為情殊可惡刑部按律擬以滿流照例折枷尚屬
輕縱祥麟著即革職發該部查明應配地方照例辦理餘
依議欽此查旗人問擬軍流情節較重不准折枷者俱
酌發駐防當差應將祥麟交兵部定地解發
道光五年貴州司案
安撫　咨穆慖林塗寫監照控告一案前據該撫將
穆慖林照刁徒投制官吏例擬軍經本部以穆慖林

私越赴京上請開採鉛砂

因被張瑞混供糾毆致被詳革監生追繳執照遂心懷不甘輒爲照背希圖抵制並非挾制官吏且到案認誣並不狡執與逞刁之徒不同駁令另行妥擬去後茲據覆辯明確穆幗琳之捏寫監照雖由於張瑞妄扳而所寫浮收勒折鎖押嚇詐並該縣違例嫁娶鼓吹各情其非抵制張瑞實屬挾制官吏惟該犯並不始終狡執應將穆幗琳於刁徒挾制官吏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八年案初駁說帖成卷四十六

南撫　咨李陞階於現有田園瀝基之龍旺山等處

徒犯在配脫逃
妄行控訴

違例呈請給示開採鉛砂因本省未經批准輙揑砌何李唐盛四姓詭名並假造山主保隣甘結赴京朦混具呈並於詞內叙有郎請轉奏牒諭試採字様實屬藐法應比照撥越赴京告重事不實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七年案

安徽司　河魏林先因誣告伊甥孔本推跌伊妻馬氏身死問擬絞徒四年復在配脫逃挾嫌揑控伊甥孔春將伊毆逐如果得實孔春應依毆小功尊屬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審係全虛應照誣告卑幼律於杖

誣告悔過減等
擬杖復行京控

七十徒一年半上減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惟該犯原
擬總徒四年脫逃在
恩旨以後係應遞減一年仍徒三年之犯逃後既經妄控
自應按例加等將魏林依徒罪未滿年限人犯私自
逃回妄行控訴視其應得誣告各本律例與脫逃之
罪相比從其重者論仍各照原例再加一等例於從
新拘役滿徒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道光十三年案

江西撫　咨劉夢梅前因誣告劉華國詐頂作民依
誣告人杖八十罪上加三等應杖六十徒一年未滿

之前遞具悔結照聞拿投首減一等擬杖一百咨結
茲該犯復以前情並添砌委員刑逼具結赴京翻控
復審並無屈抑該撫照赴京翻控後犯輕於原犯之
罪於原犯加一等例於徒一年上加一等擬杖七十
徒一年半經本部將該犯改依原犯杖一百罪上加
一等擬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九年案

投匿名文書告人罪

匿名編造歌謠肆行詆毀

道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向來投遞匿名文書告言人罪拾獲者照例銷燬原所以戢奸宄而防傾陷近來各省士民習染漸深往往編造歌謠妄將該管官肆行詆毀甚圖洩忿迨經欽派大臣前往或竟交將撫大吏秉公查訪所指各款多屬子虛而爲所指斥者不但聲名頓減且牽涉多人紛紛提究受累已不待言撥厥由來大率懷挾私讐妄希拖累又應出名控告一經審虛即照誣提治罪是以情變百

列入已名復捏他人姓遞呈詞

出作為歌詞隱匿姓名巧相誣蔑即容明實無其事全係憑風捉影之談亦得置身局外無從究治其罪是此等鬼蜮伎倆實與匿名揭帖無異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不可不嚴行查禁嗣後各直省大吏遇有傳播歌詞指斥公事者惟當嚴密體訪嚴辦根究並查明編自何人一經得有捏造之人即行飛拏到案訊明平日有何讐怨照例嚴行懲治毋稍寬縱以杜捕影而挽頹風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通行

陝撫 題楊前讀因與王宋氏涉訟該犯挾該縣兩

次北寺之嫌揑造該縣家人李昇之名羅列該縣浮
收錢糧等款僞造假印將呈詞封送總督衙門投遞
前據該撫以該犯所控狀內列有王宋氏控案即有
符萬章之名與隱匿自己姓名告言人罪者有間其
揑寫李昇名字實無其人亦與律註詭寫他人姓名
訐人陰私者不同將符萬章照姦贓污人名節例擬
軍咨部經本部查符萬章誣揑該縣家人李昇名字
訴告該縣浮收錢糧等款已屬陰險且詞內揑寫並
無其人之姓名又自將已名叙入控案狀內較之揑

匿名揭帖尚未
出眾揭曉中止

言人罪

寫他人姓名者尤爲狡猾未便轉以此貰該犯緩首
之罪且查該犯所供王觀海教令寫就呈詞用封套
投遞等語如果屬實何以該撫仍坐該犯爲首之罪
誠恐該犯因王觀海病故捏詞推卸等因咨駁去後
茲據該撫究出胡萬璋實係自行起意投遞呈詞因
王觀海物故希圖諉卸並將胡萬璋罪名遵駁更正
改依投隱匿姓名文書告言人罪絞擬絞監候
道光六年案原駁說帖載卷四十六
浙撫　題王亞三因與緦麻服叔王名義爭扶有嫌

隙輒捏造王名義等弟兄六人在家聚集拳棒等情浼素好之厲雲高代寫匿名揭帖進城張貼希圖挾累洩忿惟該犯尚未張貼旋即悔懼中止與已貼者有間將王亞三照隱匿姓名告言人罪擬絞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年案

貴撫 谷戶書張錫齡因挾本管官責革之嫌匿名誣告本官得受贓銀應照隱匿姓名告言人罪律擬絞係聞拿投首照例減一等滿流情節較重酌加一等發附近充軍親老不准留養段士民聽從謄寫匿

匿名揭帖照例
銷毀嚴密訪拿

名呈詞依爲從擬流聞拿投首再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親老准其留養 道光八年案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陶澍等奏揭獲匿名詞帖先將被揭知縣撤任確查

等語匿名文書告言人罪最爲風俗人心之害前經降

旨嚴行查禁拾獲者即爲銷毀密拿編造之人照例治

罪此案昭文縣知縣紹掄升被人指稱貪婪指告等情

該督等查獲匿名文書既知立案不行即應照例銷毀

一面嚴拿編造之犯按律懲辦乃遽將該知縣撤任查

辦轉使若輩鬼蜮伎倆得以陰售其奸該督等如此動作從此匿名揭告之風又熾矣辦理殊屬錯謬陶澍陳鑾俱著傳旨嚴行申飭該督等仍當督飭所屬嚴密根追務將編造揭帖之犯查拿到案重治其罪以儆刁風其績揄升有無劣蹟之處並著查明具奏欽此 邸抄

誣告

控案質究虛坐不得顢頇了結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御史許球奏請除外省審斷顢頇積習一摺國家科條之設原以鋤莠安良如果聽斷公平訟獄自然止息若如該御史所奏近年以來外省各結控案審實及審虛將原告照誣告辦理者十不得一大半皆係調停了事一案之中重款則大率消弭輕款則畧與更張既不寃實又不辦誣或稱控出有因或謂懷疑誤控至無可解說則又以到案即行供明為詞曲為原減皆因問官

將實作虛無以服原告之心而杜其口懼其復控故不敢援誣告加等之例以治其罪每遇審虛之案原告祗擬不應重杖罪又不的決所擬僅屬虛名藉以調停完案甚至厭惡控案待其串和然後訊供兩造均不重辦含糊了事冤抑者無由昭雪刁健者得肆譸張似此類項積習於吏治大有關繫著各直省督撫遇有上控案件審實則屈必為伸審虛則誣必加等不得概以控出有因懷疑誤控等項俗套顢頇了結至近來京控案件往往有原告竊取文書中途逃走或解省後取保旋即

匿不到案此皆刁健之徒希圖拖累不照例銷案又赴訴本有專係近來多不照辦如直隸山東等省有本省上司並未呈控即行來京越訴者甚上亡等之風更不可長嗣後無論奏咨控案定案時由承審官查明如係越訴者分別所控虛實按律懲治仍隨案聲明毋得遺漏庶良善屈抑可伸刁健伎倆難逞政平訟理吏治日有起色經此次飭諭之後仍有以控出有因懷疑誤控顢預結案者著刑部隨案奏明駁斥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通行

職員誣告雖非
挾囚未便擬杖

欽差尚書朱　奏浙江孝豐縣革員施錦心呈報伊故媳
王氏屍棺被竊一案此案已革捐職州判施錦心指
控周阿五等盜開伊媳屍棺致周阿五施四毛施以
高均在保病故查所控各情如果屬實周阿五等應
照盜未埋屍柩例擬軍今審係虛誣自應將該革員
抵充軍役即謂其誤報事非無因與平空誣陷者微
有不同亦只可於軍罪上量減擬徒該尚書將施錦
心問擬杖八十開復州判准其納贖殊未允協應即
更正施錦心應改於誣告充軍抵充軍役罪上減一

旗人將早經出戶家奴混告

貢生不干己事告訐立案不行

等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十七年七月說帖）

山西司　查馬甲德海呈控劉百路等家奴一節訊係誤聽所致且劉百路之祖究係該犯族中家奴所告不爲無因與冒認良人爲奴婢者不同惟以挾嫌屢控實屬有意拖累查劉百路等早經出戶即與分戶年久者無異將德海應革去馬甲比照八旗有將伊祖父時分戶年久之人子孫復行混告者係平人枷責例枷號兩個月鞭一百（道光十四年案）

貴撫　咨典史梁嶠年指受民詞例應降調業已斥

瘋迷無知訴告叛逆

革應毋庸議貢生曾世耀因充當萬壽宮首事見梁嶠年在內作寓於香爐上懸有女鞋褻瀆神明主令各首事聯名赴州具稟示禁似與事不干已者有間惟擅拾梁嶠年擅受卷宗係不干已之事又不當時交還輒敢赴州呈繳雖非挾制即屬告訐應照民人告訐之條其不干係已事亦俱立案不行仍將原告照違制律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 道光十四年案

安徽司 咨 劉桐平因瘋赴京以王澂等謀殺謀逆

誣告毆人限外身死仵作匿傷

等情欲行叩
閽一案查劉幗平妄供王遜等習教謀逆等情業經查訊
明確委因瘋迷無知所致且據地鄰犯親人等衆供
僉同取有切結並無裝瘋捏飾情弊與挾讎有心誣
告希圖陷害者情節迥殊未便竟照平人誣告叛逆
一律科斷將劉幗平比照瘋病殺人該犯始終瘋迷
語無倫次例永遠鎖錮雖或痊愈不准釋放道光十三年案

安徽司　查毆傷身死之案既有限內限外之分正
餘限外身死者例得止科傷罪則誣告人毆傷正餘

限外身死者亦止應於傷罪上加等反坐似未便一
律擬流加徒此案革監杜遠饒因藉伊堂弟杜昆玉
因病身死平空圖詐方二等錢文不遂並將仵作開
先捏情誣控查所控方二於十二月十六日喝令將
杜昆玉摘毆重傷至正月十七日傷發殞命詞內並
未指係何物所毆核其摘毆二字自係手足毆傷計
越三十一日已在手足傷正餘限外按手足毆人成
傷止應笞三十反坐加等罪止笞五十應以捏控仵
作受賄賂傷為重如果得實並未指出贓數若照故

誣輕爲重杖責
收贖

出入笞罪以全罪論并止笞五十自應從重照檢驗
不實律杖八十反坐加等擬以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十三年咨案

浙撫 咨葉敬松被邱則超用刀背毆傷左腿等處
並未成廢乃葉敬松先因被毆傷筋行走不便疑已
成廢并以關禁勒贖等情赴京混控按律反坐罪應
擬軍第控出懷疑且被毆一節尚屬得實係屬誣輕
爲重但律例並無誣杖爲軍明文將葉敬松比照誣
輕爲重未論決徒流止杖一百餘罪收贖 道光十三年案

兵丁誣告本官
並未明列己名

河撫　咨王現彩原控回民馬生太等結夥三人以上持械搶奪如果屬實馬生太等罪應擬軍今訊明實止結夥三人以上徒手毆搶罪止滿徒係屬誣輕為重律無告人軍罪徒罪得贖作何折贖明文自應比照流罪科斷將王現彩依誣輕為重皆反坐以所剩不實之罪律三流並折二百四十除得實杖一百徒三年折杖二百應反坐剩杖四十尚未論決依律收贖道光九年案

川督　咨甄嚴營兵孫玉林等因挾外委曾廷松等

棍責降糧之嫌輒聽從張復全捏情聳告竊印文封呈控查所禀鑽營署缺捐受民詞并役用修理營房領項均未指實亦無確數難免誣告之罪其所控曾廷松匿役不報並得受頭錢三十餘千按律反坐亦罪止流徒惟該犯等係鹽廠營兵曾廷松等係該營外委把總即屬本管官乃該犯等膽敢捏砌虛情竊印文封呈控較之尋常誣告尤重其所遞禀詞雖未書寫姓名第註有鹽廠營馬步兵丁等字樣該兵丁等名字已在其內即係出名訴告與隱匿自己姓名

控案列入作證
致人畏累自盡

告言人罪者不同將涂玉書等除聽從盜用印信輕罪不議外依越訴越告重事不實擬流例該犯等均係爲從應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兵丁誣告本管官仍照胥役控告本管官於常人誣告罪上加一等各杖一百流二千里 道光十二年案

河撫 題黃含川欲與同院居住之胞姪黃卜吉住房未成輒與卜吉與黃雙林爲兼祧黃雙林並繼妻小常有親朋往來黃含川以伊家湖交諸多不便屢向阻止不理嗣李兆等至黃雙林家賭博而散黃含

川即欲向賭往嚇黃尚登作證黃尚登以無憑推求
允黃曾川即私列黃尚登作證赴縣控准傳訊黃尚
登畏累投繯殞命查黃曾川與黃雙林同院居住常
有親友往來復與爭鬥賭博私列黃尚登爲證致黃
尚登畏累自盡如黃曾川所控皆屬子虛欲使黃尚
登誣證其事則黃尚登即爲被誣之人應將黃曾川
擬以絞抵今黃曾川所控並非全誣而黃雙林實係
賭博有罪之人被誣者既非平人則所列干證不待
到官證實遽自輕生未便即科該犯以誣告致死之

罪名竟以應於誣告人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擬

減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道光十三年案交館核過

誤殺竊非本案
正賊致誣賊斃

川督　咨譚貴龍係功孔石柱廳差役存崇承緝功
廣學家被竊賊犯譚貴因身曾經行竊在案家查
被犯家之向幗潤行走慌張並憶及冉廣學乎微賊
遺麻布口袋上寫向記二字與向幗潤姓氏相同不
敢縱放欲帶廳訊究將其拴鎖交譚係帶同行走因
天雨路滑向幗潤踹踏河邊沙土失足落河淹斃惟
向幗潤係曾經犯竊有案之人該犯等帶其赴廳查
訊究無誣良詐逼情事死由失跌亦與自盡不同前
將譚貴照誣良為竊嚇詐逼認致令自盡滿徒例上

與賊搬搶似與例義不相符合第向幗潤有無行竊
冉廣學家衣物並無賍據雖有布袋給屍親認明係
伊家之物但遺落在冉廣學屋後菜園非在家內遺
所是否為行竊之具抑係路過或因他故失落均未
可知現在向幗潤已死無可根訊自難指向幗潤為
此案正賊而向幗潤之失跌落斃實由該犯等鎖拿
帶走所致若僅依捕役奉差緝賊拏非本案正賊例
擬徒則又置人命於不問應將該犯等照捕役奉差
緝賊拏非本案正賊若其人實係犯竊有案者將捕

蠹役訪賊後非本案正賊跌斃

役照誣良為竊滅一等擬徒例酌加一等擬杖一百

流二千里 道光十二年案原駁說帖載卷四十八〇此案應查看原駁並與此件賀洪案比核

川督 咨賀洪因差役羅倖託訪鄭堅茂家竊案見

許在有行走備張卽同查問竊情因許在有不服將

其兩手捆綁復向許在有詢出糾夥焚姓行竊李洪

發贓物當交羅倖押赴嚴洞起獲原贓經羅倖邀伊

幫同押送赴縣致許在有失跌斃命查許在有先曾

行竊李洪發贓物並非良民而其失足跌斃命究

由賀洪妄拏所致例無專條將賀洪比照誣良為竊

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擬發例量減一等擬以滿
流該犯業已監斃應毋庸議維俸奉差緝賊因貨洪
盤獲許在有自認贓同與姪行竊李洪發家鐵鍋具
物起出原贓遂同貨洪押送赴縣以致行至中途不
期許在有失跌身死雖訊無誣良嚇詐情事惟許在
有并非本案正賊維俸應比照捕役奉差緝賊將非本
案正賊若其人曾經犯竊有案者將捕役照誣良為
盜減一等擬徒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四年案

四川司　查例載誣良爲竊拷打致死者擬斬監候捆縛嚇禁逼認致令自盡者擬絞監候等語此案羅老九藉被失竊帽襪爲名起意誣竊訛詐糾允唐滿兒等找見張麻子李娃兒攏向盤問張麻子等斥罵不應誣竊被羅老九等㨖毆多傷李娃兒等承認竊竊賣與田漋滋得錢分用羅老九當用繩將張麻子李娃兒項頸拴盤押往田漋滋家起贓行至河邊張麻子被誣不甘跳入河內李娃兒亦被帶跌落河同時淹斃該部援該督將羅老九依誣竊綑縛嚇詐逼

誣致令自盡例擬以絞候核 臣部以張麻子死由自盡何可照誣竊致令自盡之例定斷李娃兒並無自盡之心其帶跌落河係由項頸被拴所致若比照關懸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例問擬絞候則與趕誣竊自應即依誣竊拷打致死之例問擬斬候駁令另行妥擬去後茲據該督疏稱李娃兒雖無自盡之心究非因傷致斃其帶跌由於項頸被拴亦不死於羅老九拴項之繩如使李娃兒由羅老九拉跌致溺或於張麻子拔河帶跌之時被項繩絆物殞命則非坐

所囮自不能不照拷打致死例擬以斬抵若帶跌出
自尋人致死係由被溺原情論罪自難概予駢誅並
有例張麻子投河斃命李娃兒死於帶溺其事同其
揆罪不便獨為加重援引嘉慶二十二年貴州省劉
華山成案將羅老九仍照原擬從一科斷擬絞監候
具題　臣　等查誣良為竊致斃人命之案較之尋常鬬
殺斃命之案情節迥殊故擬罪亦較凡鬬為重如毆
傷致死照鬬殺律止擬絞候而誣竊之案則應科以
斬候嚇逼自盡照威逼例止擬滿杖而誣竊之案則

應科以絞候讞獄者於此等案件自當究其致死之由擬以應得之罪豈得舍本例於不問而曲從寬典致失情法之平此案羅老九誣竊訛詐先將李姓兒張麻子毆傷一同拴項拉走張麻子被誣不甘跳入河內致將李姓兒帶跌落河同時淹斃查張麻子死由自誣羅老九固應照誣竊逼認例擬以絞候至李姓兒之溺斃由於帶跌落河而其所以帶跌之故由於項頸被拴罪坐所由李姓兒既無自盡之心未便使科羅老九以絞抵之罪至謂帶跌出自旁人並非

羅老九拉跌致斃不知帶跌與拉跌迥殊而拉走後失跌致斃與拴縛後帶跌致斃則初無二致不得謂帶跌出自旁人遂可輕減其斃命之罪也若謂致死係由被溺並非死於拴頸之繩不知李娃兒若非項頸被拴則張麽子投河之時何至被其帶跌雖不死於繩拴之傷未始不由繩拴而死不得謂死由被溺遂不與因傷致斃者同科也總之制綱之律以因而致死爲斷但使因此戕生即無論死於傷死於溺在凡鬬俱應問擬絞抵則釁起誣竊乃由被拴自應即

照拷打致死例問擬斬候方與情罪相符該督以張麻子李進見之死由於奸情事相同將羅老九從一科斷照誣竊逼認致令自盡例擬絞查名例所稱從一科斷係指所犯兩罪輕重相等者而言今羅老九誣竊致斃二命一係被逼自盡一係被拾跌斃二罪本不相等原題內將羅老九從一科斷不惟與律意不符且使例應擬斬之犯得免駢首殊不足以昭平允而辦刑並主所引貴州省劉華山之案既與此案情節不同且係未經通行成案例內已有嚴禁牽引

明文更不得援以爲據應令該督仍遵照部覆咨另行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道光十五年說帖

誣竊綑縛致令自盡死係舊匪

浙江司　査例載誣良爲竊之案如綑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者擬絞監候至疑賊綑縛拷打致令自盡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孫俊因陳小貨行走慌張知其曾經私竊雇主張榮剛家食米等物即行拉住搜有當票疑係竊贓希圖破獲送官邀功復即用麻繩綑縛住兩手向其盤問因未承認將陳小貨綁繩解放關在鹽房陳小貨被誣不甘用廚刀自刎咽

喉斃命該撫以該犯孫俊雖屬誣捕邀功究無嚇詐
情事況陳小貨兒曾犯竊本與良民不同若將孫俊
照誣良爲竊綑縛嚇詐致令自盡例擬絞似覺情輕
法重律例又無將賊匪僅止綑縛盤問致令自盡作
何治罪明文可否即於誣良爲竊綑縛嚇詐逼認致
令自盡擬絞例上量減擬流抑或仍應擬絞俟秋審
時再行衡情辦理之處咨請部示本部查誣竊致斃
人命之案從前舊例內原有死係良民或死係賊匪
之分迨道光六年本部奏請酌改誣竊斃竊罪名一

招內稱所誣之人衆係良民自按誣指爲匪此等情節秋審案內皆可臨時酌覈分別辦理定案時毋庸預分等差等因嗣後遇有誣竊綑縛致令自盡之案無論死者是否良民均按照現行定例問擬絞候即謂其情節實有可原亦祗可俟秋審時分別覈辦斷容遽議減等致與定例不符令孫俊係腳革捕希圖邀功復邱將曾經犯竊之陳小貨綑縛盤問致令陳小貨被誣不甘身死如果陳小貨形跡實有可疑該犯並未有心誣陷尙可照疑賊綑縛拷打致令

自盡之例擬以滿流若誣竊屬實則死者雖係積匪
亦應將該犯照例問擬絞候應令該撫研訊明確按
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道光十六年說帖

捕役誣竊賊爲
正兇致令監斃

湖廣司　查例載捕役誣竊爲盜有別故例應收禁
因而監斃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縣役鄭恩
全因承緝熊岱被殺案內兇賊無獲慮受比責鄭恩
全探聞烟墩巖洞有匪人藏匿前往查拏將住歇洞
內與楊大書通姦之萬氏帶至家內盤問想賞教令
萬氏將曾經犯竊之楊大書及陳七等供係殺死熊

供出兇賊可以挾制萬氏不允鄭恩全遂拾竹條嚇毆並用言嚇逼萬氏畏懼允從帶縣訊問遂創照供將楊大書等拏獲並起出尖刀三把楊大書旋即在監病故該撫以鄭恩全教令妄供楊大書等爲殺死能供出兇賊與誣指爲強盜者無異惟楊大書等俱係竊匪究與良民有間將鄭恩全照誣指良民爲強盜者發邊遠充軍例上減等擬徒咨部查鄭恩全因承緝受比教令與楊大書通姦之萬氏誣指楊大書爲殺死能供出之兇賊楊大書本屬行竊罪人例應收禁鄭

恩全敎令蔣氏誣供爲殺人正兇卽與誣竊爲盜無異楊大書旣經在監病故自應將蔣恩全照誣竊爲盜有別故例應收禁因而疾斃例擬流該撫將該犯比照誣指良民爲竊盜例量減擬徒殊未允協案關罪名出入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咨部到日再議

道光十六年說帖

捕役重竊將匪妄認為盜監斃

河撫　咨捕役陳德因姚同太等家被盜添票緝犯因劉太在小川等係在逃賊匪前往查拿又因搜獲劉愷孝衣一件與事主失贓相似恐嚇究問劉太等畏刑誣服左小川在監病故訊非挾嫌妄拿亦無致供嚇詐情事左小川本係賂犯例應收禁核與誣竊為盜相類將陳德比照捕役誣竊為盜賊無拷逼情事或該犯自行誣服并有別故例應收禁因而監斃將誣拿之捕役擬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二年案

捕役圖賞誘令竊賊誣認正兇

浙撫　咨捕役黃高圖領賞銀騙令行竊罪應擬徒

之賊犯嚴阿五誣認為戳死事主嚴承服案內正兇惟嚴阿五係被騙誣認並非逼勒所致將黃高照捕役將犯竊之輕罪人犯逼認為謀殺故殺強盜將捕役充軍例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九年案

此條例文載在常赦所不原條係明指逼勒而言並非斷罪正例惟將捕役擬徒似尚平允故錄存

事主誣竊捕役妄拿逼斃人命

蘇撫 咨革生王五被竊雞隻報縣票差捕役將文承緝王五風聞張文德曾被人供指夥竊囑張文德與親戚俞坦時相往來疑係俞坦等所竊向將文所開飯店鋪夥張三告知令將文提拿送究將文因看

世乘米為匪役令張三轉向王五告間十五以儘可往拿之言向報蔣文將喬坦拎拿至店盤問喬坦不認蔣文將其鎖押在店不放回歸喬坦被逼情急用力自戕身死查蔣文承緝贓賊無獲因王五指係喬坦等所竊令其捉拿該犯輒不察虛實將喬坦妄拿私押致喬坦被逼自盡惟喬坦係屬良民將蔣文依誣良為竊拷嚇逼認致令自盡例擬絞監候王五雖訊無串押逼認情事應照誣良為竊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死由自盡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蔣長

誣竊逼斃人命
犯父知情故縱

誣竊欲令賠贓
致人忿忿水溺斃

目睹伊子蔣文將喬坦誣竊妄拿私押逼認並不斥
阻實屬知情故縱應比照竊盜同居父兄知情分贓
減本犯罪二等之例而蔣坦究未得贓再減一等於
蔣文該罪上狀減三等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將文蔣
昌先後病故均毋庸議張三照不應重杖
道光十三年案交館核辦

廣東撫　題王有梅因被賊竊去衣服查訪無獲懷
及無服族姪王誠相曾經犯竊起意誣指勒令賠贓
令堂弟王有杰將王誠相押解赴縣王誠相忿恐到官

究出前艙行至河邊渠閘見水逃走誤入深處被淹身死雖尚未到官亦無捆縛嚇詐逼認情事惟王誠捐幾命究由王有梅誣竊所致即與致令自盡無異將王有梅依誣良爲竊之案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亦無捆縛嚇詐逼認情非死由自盡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七年案

誣良捆縛逼賠被誣之妻自盡

川督　題冉正萬誣賴王冉氏之夫王萬品行竊菜子該犯同王萬斂將王萬品捆縛嚇逼賠贓王冉氏央求不允情急投河身死查王冉氏係王萬品之妻

誣良爲竊致被誣之母自盡

賊犯誣扳婦女本夫羞忿自盡

目睹伊夫被縛誣詐嚇逼以致情急自盡即與已身被誣無異將冉正萬依誣良爲竊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例擬絞監候　道光十四年案

南撫　題彭悳邦被竊食物疑係向文有偷竊前往搜贓未獲輒將劉洸加指爲夥賊捆毆送官致劉洸加之母向氏因子被誣投繯殞命將彭悳邦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律擬絞監候

道光四年案

南撫　題張道銀犯竊到官誣扳何幗成之妻李氏

誣良嚇逼致令
猝病身死

寄賍致李氏因夫被拏投繯自盡自應坐罪所由惟係投刑混扳且李氏亦未被拏到官與有心誣詐拖斃者尚屬有間應比照誣良爲竊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亦無捆綁嚇詐情事死由自盡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年案

直督 題楊二因向宋山究竊不認拴鎖嚇逼宋山猝病身死一案查宋山有無摸竊情事既無確據不得謂非良民該犯將宋山拴鎖嚇逼即與捆綁逼認無異惟宋山之死究由於病並非逼令情急自盡未

誣良捡縛受凍
烤火潰爛身死

便遽擬繯首將楊二照誣良爲竊之案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二年案

直督 題劉瑞和誣指崔皂爲竊將其捡縛出雪地行走致崔皂兩足受凍自行烤火腳趾潰爛身死一案查崔皂兩腳受凍潰爛之由究係自行烤火與濕火毒凝結所致與嚇逼自盡者有間將劉瑞和照誣良爲竊之案捆縛嚇詐逼認致令自盡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二年案

史夫猪賊嚇詐拷打致令自盡

被逼長扳總麻同竊致令自盡

蘇撫一題王添成受雇於史因唐有成行竊趕金貴木梃經王添成找獲原贓將唐有成拿獲輒起意嚇詐錢文拴住拷打致唐有成投水身死與誣良逼斃者有間將王添成照誣良為竊嚇詐逼認致令自盡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年案

江西撫 咨張細培因聽從無服族人張毛生圖謝代為張序庭查訪竊賊將賊犯張覇生拿獲因盤問不認向其嚇毆逼問張覇生因與總麻服兄張鄰生有嫌誣扳同竊張毛生即同張細培將張輝生扭赴

質對不認張翻生仍前執定張毛生等仰將張輝生剝衣縛手各用竹梢打傷其胳膊等處並向張翻生詢出寄贓情由告知事主報縣張輝生因被誣不甘用刀自戕身死查張細培聽從張毛生訪賊圖謝將曾經犯竊之張翻生綑縛逼問致張翻生誣指張輝生同竊致張輝生被誣自戕事雖因於張翻生誣指而誣扳實由於張毛生嚇逼所致罪坐所由將來拿獲張毛生應照誣良爲竊致令自盡例擬絞監候張細培隨同附和嚇逼應照爲從減等擬流張翻生本

疑賊有因綑縛
拷打致令自盡

係行竊之人被張毛生等綑縛毆逼因而誣扳張輝生夥竊致令自盡亦應照為從擬流惟張輝生係張覇生緦麻服兄若僅擬滿流與凡人無所區別應於誣竊致令自盡為從流罪上加一等發附近充軍

道光十三年案交館核過

南撫 咨文良玉因滿盛富先於黑夜無故走進該犯屋內經該犯喝令走出即於是夜該犯被竊衣服該犯即邀江士元將滿盛富尋獲詢問贓物不認疑係發賴將其綑縛拷打逼勒而止該犯聲言告官究

誣竊具控復令
其母賠贓自盡

追致蔣盛富自氣忿投水溺斃查蔣盛富先經無故進
該犯屋內即於是夜被竊情節本有可疑實屬疑賊
威逼將文貞玉依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
重傷例發近邊充軍仍追埋葬銀兩江士元照爲從
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三年案交館核過

安撫　咨革監丁冠羣因疑王鎖孜竊馬具控復逼
子丁學連逼令賠贓致王鎖孜之母王鄭氏自盡將
丁冠羣依誣告人因而致死有服親屬一人律擬絞
丁學連減等擬流一案本部查有心指竊謂之誣無

心拍竊謂之疑如果丁冠群並非聽信人言係獨自起意將王鎖孜控告希圖遣子往尋賠贓致王鎖孜之母氣忿自盡自應將該犯按誣告致死律擬絞如果丁學進明知伊父誣竊聽從前往索賠贓物係父子侵損於人亦應按為從律減等擬流前據該撫咨敘丁冠群生供有疑似王鎖孜偷竊之語現據該撫咨敘犯弟有不識姓名人向其告知看見王鎖孜將馬牽走是該犯因人告知後始行指名具控與平空誣蔑者迥不相同即其令子往尋賠贓亦係誤信人言

所致並非主使誣陷丁學連既未商同伊父誣竊其
廹於父命往尋賠贓祇向王鄭氏勒令還給並無登
門逼索情事亦與侵損於人者迥殊惟丁冠聲一聞
人言係王鎖孜將馬牽走並不查訊明確輒行具控
後復廹伊子往尋賠贓以致王鄭氏憤忿自盡雖事
出懷疑而情同逼廹丁冠聲應改照疑竊威逼人致
死例擬杖一百丁學連應改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道光六年案初駁說帖載卷四十七

疑竊嚇人轉詢以致父女自盡

安徽司　咨劉繼緒因兒媳允福之女生加從伊家

誤信賊犯妄扳同夥毆打綑送

走出適伊家被失錢文疑係伊姐所竊囑令允懷轉向查問以致生姐氣忿自縊殞命允懷亦因痛女情切自盡查劉幾緒僅止疑竊查問並非誣竊揑指又無嚇詐逼認情事未便遽照威逼一家二命科斷應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擬罪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八年案

江西司　咨蔡世環被失耕牛誤信賊犯妄扳何蕘芳同夥輒將何蕘芳毆打綑送并將房屋拆毀以致毀損器物殊屬強橫自尋出有因並非平空誣陷照

疑竊私拷送官後在押病故

誣賊偷竊已物致賊被父毆死

誣良爲竊捉拿拷打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年案

浙撫　奏羅峻山因被賊竊去衣物於次早拾獲賊遺銀衣查一子阿七鄉親老李所穿疑其夥竊帶家盤問不認用竹條責打送官後在押病故例無疑竊私拷送官後在押病故治罪明文將羅峻山照誣告人因而致死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四年案

川督　咨吳禿娃因錯認梁玉修行竊瓷盆偷不植心

疑伊家從前失去木債等物亦係梁玉修所竊往向
梁玉修之父梁興柒賠錢文因梁玉修不認即聲言
如不賠贓定將伊父子控告致梁興氣忿將梁玉修
毆死實屬誣竊釀命第梁玉修究屬犯竊有據並非
清白良民且被伊父砍斃亦與被誣自盡者不同若
照誣良爲竊死由自盡例擬流未免漫無區別將吳
秃娃比照誣良爲竊若止空言捏指並未誣告到官
死由自盡擬流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四年案

誣告屍親藉屍檢
驗取切實供詞

直隸司　查例載親屬律有應抵之條如挾嫌誣告人謀死人命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屍擬絞監候若並非挾嫌止以誤執傷痕告官蒸檢者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定擬又審辦案件犯未逃走鞫獄官詳別訊問務得輸服供詞毋得節引衆證明白即同獄成之律遽請定案其有實在刁健堅不承招者如犯該徒罪以上仍具衆證情狀奏請

定奪各等語今何文元京控劉士幅刺殺斃命等情一案據該都統奏稱何文元因劉士幅與伊出嫁胞姊隋

何氏之夫隋剛夥租蒙古三保元地畝並山場一塊立有契據由劉士幅分給糧石後隋剛物故劉士幅起意占據將契銷毀何文元亦租得三保元山地塊劉士幅山場毘連劉士幅屢將何文元山場樹株砍伐爭毆奮控經該州斷明將山場退還三保元管業並將劉士幅何文元均擬杖責完結隋何氏憶及伊夫故後未見劉士幅分給糧石並劉士幅家索討原契劉士幅支吾不給隋何氏向其爭鬧經素識之張維路過解勸送其回歸隋何氏氣忿即拾土塊自行

打傷額顱聲言要與劉士幅拚命經雜勸止隋何氏行不數武跌地口流涎沫不能言語扶至劉士幅胞姪劉恭家痰壅氣閉殞命報驗委係帶自戕傷因病身死何文元等當場相驗下身具結領埋逾月何文元以隋何氏係被劉士幅毆斃等詞翻控批府提訊何文元復赴京控並請開檢當即派員檢明何氏屍傷左額角有自戕傷一處淡紅色係原驗所無又左頰車骨心坎骨左手大指二指二節各有綠色據仵作稱係帶有銅器入棺浸染右琵琶骨等處藍色

據仵作稱青藍衣褲薰染並非因傷因毒委係因病身死何文元堅不承招指頰車骨等處綠色爲傷痕琵琶骨等處藍色爲受毒左額角漏填傷痕爲仵作賄監等情堅不輸服將何文元依卑幼挾讐誣告恭檢尊長之屍例擬以絞監候並援堅不承招之例奏

請

定奪等因臣等查堅不承招奏請

定奪之例係指衆證實在確鑿者而言若衆情稍有可疑即應研究明確以成信讞不得輕援奏請之例至誣

告稱原謀架捏之案是否挾讎總以原告自認口供爲斷茲若置原告於不問僅以懸揣之詞周內定案致滋冤抑此案陳何氏向劉士幅索討地契本係理直之事既已自行傷殘自必撒潑拚命何以一經張維勸止即肯回歸且自殘傷痕並不甚重如果從容行走又何至跌地痰壅焉知非陳何氏找向劉士幅爭鬧或被劉士幅揪扭推搡或被張維恃強拉走以致用力掙脫失跌痰壅身死是劉士幅張維所供並未爭毆之處已難保無狡飾情事况原驗之時頭面

有漏報傷痕覆檢之時骨殖又有藍綠顏色檢查洗
冤錄並無銅斧及青藍衣褲可以浸染骨殖致成藍
綠顏色明文可見兩次相驗均難憑信案犯既無確
供屍傷復多疑竇似不得遽援並不輸服之條徑坐
原告以挾讐誣告之罪若因何文元於未經開檢之
先曾託孫連山轉信知劉隋氏等商量攔驗以為
何文元明知伊姊隋何氏死由於病不知劉隋氏等
均係隋何氏親女欲開檢其母屍柩不得不商及其
女亦係人情之恒且檢閱供招何文元囑令孫連山

轉向劉陳氏等告訴原有情願歸核[illegible]不必前來之語是何文元並非必欲劉陳氏等攔驗何得遽執爲明知無傷挾嫌誣告之據總之被告之劉士楷並未逞砍何文元樹株復將何文元之姊陳何氏婦產致詐騙占致釀人命其虛揑已可概見該犯何文元身受其詐因而情急上控並挾[illegible]牽控該附者迥不相同乃劉士楷依擬城旦而轉將控出有因之何文元擬以繯首殊不足以昭情法之平案關罪名出入應令該都統督飭提齊人證切究確情取具輸服供詞

按例妥擬具奏到日再議道光十七年說帖

誣告尸遭相驗
與遭蒸檢有間

呈請檢驗兄屍
懷疑伺屬有因

安徽司 查蔣振倬瑞因長婿吝病身死誤信伊妻李氏疑係服毒身死之言轉向有街兵誣及被牢送部復堅執如前出具切結致屍遭相驗與誣執傷痕誣告者無異惟屍身未遭蒸檢未便與已遭蒸檢者一例擬罪應比照蔣無故擅止以誤執傷痕誣告蒸檢為首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一年案

江西撫 咨雖世能因兄雖世益出山挑鈴身死路旁屍身均有紅斑該犯因伊兄曾與曹文祥有口角之事恐係被毆身死具控請檢本屬有因後因傷痕

挾嫌殘屍唆令
誣告屍遭蒸檢

未經檢出骨殖又有損失懷疑復控與誣執傷痕告官蒸檢者有間該撫將雖世能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流加徒殊未平允經本部駁令改擬基賊一等杖一百總徒四年 道光五年案

江西司、咨張斯美因族兄張細發被移斯明銃傷右胯並服錯傷草藥誤中毒身死該犯輒挾張滿星與伊口角之嫌起意將屍圖告私將張細發脛骨連骼骨打碎復用煤炭灰擁蓋屍身並令發變無從辨認屍傷裝作銃傷斃命聽許信屍姪張茂世向

誣輕爲重尚未
詳檢據實供明

歸該犯捏稱張細發係被毆滿地跌斃喝令呈報以
致屍遭蒸檢例無疑嫌死屍誣令他人捏告致屍遭
蒸檢治罪明文將張斯美比照挾讎誣告人命致屍
遭蒸檢爲首例擬絞監候病故勿議　道光十三年案

福撫　咨王治治毆傷王淙溶致令自溺斃死王淙
定先則受賄私和繼因訪聞恐干究將私和情節誣
於身有廢疾之王譚諱呈首復又囑醫受傷後服毒
真情輒捏告王淙溶被王治治毆斃係屬誣輕爲重
惟於未經詳檢之先據實供明將王淙定照誣輕爲

誣告人杖罪致
女屍遭蒸檢

誣至死罪未決擬流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四年案

陝督 咨張連彪誣告魏桀淑等毆斃女命假裝自縊致屍遭蒸檢一案查例載期親以上尊長按律不應抵命者誣告人謀死人命致蒸檢非刎身屍仍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治罪又律載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毆夫之父母者斬又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誣告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等語詳參誣告杖罪例內仍字之

案係誣告爲蒸檢爲輕者尚有指使良誣告人謀死
卑幼罪應擬抵者而言若死者罪犯應死即被人毆
斃亦屬擅殺罪人固不應將控檢者坐誣告死罪之
條若被人毆有多傷後自縊殞命屍親懷疑誣控只
應於誣告擅殺應死罪人律上加等問擬亦不應於
誣告死罪未決律上減擬總徒詳核案情張氏死由
自縊係非魏榮淑等擅殺則張連慥所屬誣告惟所
誣罪名應擬滿杖祇應按誣告本律坐該犯加等之
罪並不應於誣告死罪律上減等定擬且例內蒸檢

卑幼身死一語原統於誣告尸謀命句內誣告謀命致屍蒸檢者既不能於誣告死罪外加重則誣告杖罪致屍蒸檢者亦難於律外重科查張氏罪犯應死如張進彪所告得實魏榮淑等罪應滿杖既據該將魏榮淑等照律勿論是張進彪所控全虛即應仍照誣告律全科該省將該犯於誣告死罪未決律上減等擬以總徒情罪尚未允協張進彪應改依誣告擅殺應死罪人本律於滿杖上加三等杖八十徒二年

道光七年案

捏姦誣論致婦被夫斥罵自盡

捏造詞誣姦致婦被夫管教戕死

陝撫　題徐楊氏因與趙楊氏赴山拾柴遇見趙楊氏與呂梨娃授受布疋徐楊氏不知係呂梨娃託趙楊氏帶交姻親相送之物心疑趙楊氏與呂梨娃有姦向人誣論以致趙楊氏被夫斥罵氣忿投崖殞命誣非挾嫌污衊將徐楊氏比照捏造姦贓挾嫌污衊致被誣之人自盡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五年案

陝撫　題賈廷杰因酗酒被劉積喝禁卽挾嫌捏造其媳張氏與張九如姦私編造歌詞唱衆歌唱污衊

妻非逃走誣告
被姦夫拐逃

以致張氏被夫管教毆傷殞命查張氏當時並無忿
激之情被毆之由係因不服其夫管教所致死由於
毆與實犯被毆之人忿激自盡者究屬有間自未便
遽予實抵惟該犯捏造一言致人夫婦一死一抵實
屬可惡將賈廷杰照棍徒無故擾害良人例發極邊
足四千里安置　道光十年案
提督　咨送程得因妻辛氏將被押當錢欲行責打
辛氏提懼潛往伊表姊家躲避該犯回家不見辛氏
憶及佟四曾在伊妻房內談笑起意控告佟四拐逃

如果得實仍照誣告擬罪今審明僅止與詐欺

通姦係屬誣輕為重應比照誣輕為重流罪折杖二

百四十准告實杖一百外反坐原告人杖一百餘剩

杖四十收贖道光十一年貴州司案

滿州陪嫁家奴誣告家主

夫聽從人誣妻犯姦並妻自盡

干名犯義

熱河都統　咨哈豐阿呈控翁牛特旗王指伊姪女爲妾等情一案查哈豐阿之父陪嫁格格出口當有蒙古官職究與該王本旗箭丁奴婢有間該哈豐阿列款呈控該王求審得實自應酌減問擬將哈豐阿比照奴婢告家長與子孫卑幼告父母但誣告者絞律量減一等滿流係滿洲家奴酌發駐防爲奴

道光七年直隸司案

河撫　題彭大杰聽從彭甸鄉誣指伊妻彭王氏與

毋主令伊子誣告夫弟

彭倉通姦致彭王氏羞忿自盡並夫誣告妻律得減所誣罪三等誣指與誣告相同將彭大杰於彭甸鄉應得絞罪上減三等係爲從再減一等擬杖八十徒二年 道光十一年案

川督 奏任黃氏將伊夫任建和身死已結之案捏爲夫弟任建恭喝令將伊夫毆斃等情主使伊子任添林赴京控告旣據該督審係虛誣律應反坐自應坐主使伊子京控之任黃氏以誣告之罪若被控之任建恭係該氏夫弟律內僅衹誣告卑幼減等並無

誣告小功兄霸
占地畝

誣告夫弟減等明文第鬪毆律內妻毆夫之弟妹各減凡人一等其誣告夫弟亦自應減等問擬將任黃氏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擬流加徒律減一等杖一百總徒四年係婦人照律收贖　道光六年案

四川司　查律載侵占他人田者一畝以下笞五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官者加二等各等語律內僅載侵占之罪其不言强占者誠以强與侵情固殊異而占據則同律例內雖無作何治罪明文惟强占屯田不及五十畝定例倘照侵占官田律治罪則

强占他人田畝應依侵占問擬可以類推親屬有犯亦應照侵占他人田畝律按服制遞減科斷更可概反此案曹文樗因佃小功堂兄曹文淸等地畝往耕欠租無給曹文淸等欲將田畝取回另佃該犯即捏稱曹文淸等霸吞產業控經斷令曹文淸等將田取回該犯嗣見曹行宗至伊佃耕田內杪犁與伊弟曹文若攔阻曹文若用刀將曹行宗砍傷報經獲案將該犯分別杖責該犯起意攔控復忿捏稱伊祖分有田一百三十畝交曹文淸等之祖代管影積餘資孫

買田五百畝曹文清等霸占不分並稱曹文清等結
交匪類被獲花用公共餘銀一千數百餘兩賄串書
差等蔽朦將伊枷杖勒逐及率匪多人至伊家估搜
分關契據田畝等情具控批飭查屬虛誣經該督覈
明該犯所控曹文清等結交匪類事出有因書差等
蔽朦踹勒係屬空言無從反坐即所稱曹文清等費
用公共銀兩亦與誣告小功親屬費用受寄財物不
同惟指控曹文清等霸占夥買田畝未分並伊祖支
付代管田畝計贓業已逾貫霸占與搶奪無異親屬

無搶奪之文有犯依恐嚇取財科斷將該犯照誣告
恐嚇取財計贓准竊盜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
里小功減三等律杖八十徒二年罪上加所誣罪三
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等因本部詳覈案情該犯曹
文榜控告伊小功堂兄曹文清霸占田六百餘畝未
分並未控告曹文清搶奪霸占與搶奪情事不同加
所控得實曹文清等止應依侵占他人田畝罪止徒
二年律係小功親屬比照親屬相盜遞減三等擬以
滿杖今該犯于虛自應照誣告小功尊長加所誣罪

家奴聽從外人誣告家長

三等律於杖一百罪上加三等擬以杖八十徒二年該督辯稱霸占與搶奪無異將該犯於誣告恐嚇取財杖八十徒二年罪上加等擬流殊未允協應即更正曹文榜應改依誣告小功尊長加所誣罪三等於侵占他人田畝罪止徒二年係小功親屬應遞減備杖罪上加三等擬杖八十徒二年　道光十七年說帖

山西司　查劉安明等案內之喇嘛金兒即那木濟爾係蒙古索台家奴索台派其經理旗地租粟該犯查知各地戶劉安明等侵種餘地乃受劉安明錢文

代爲欺隱經伊主查知將該犯撤逐嗣劉安明向該犯詢及伊主旗地來歷該犯以本是旗廠石民開成地畝係無憑據之言向告劉安明稍欲京控囑該犯作證誣賴並許給地畝分種該犯挾被逐之嫌從貪分地畝當即允從覈其情節祇係[illegible]界之允爲作證究屬口許空言到案後並未隨同誣執固未便科以誣告爲從之律於奴婢誣告家長絞罪上減等擬流發駐防爲奴致與實在隨從誣告到官者漫無區別惟該犯於劉安明向詢時輒以地無憑據允爲作證

致劉安明有所恃而控爭是此案釀成訟端來實非由該犯而起亦未便僅照不應重律加枷徵從輕縱自應衡情酌量問擬喇嘛金兒倒賣木濟爾恩於奴婢誣告家長爲從減等擬流罪上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照旗下家奴告主例將該犯於附近地方充配到配折責安置俟徒限滿日官爲將身價給發台具領 道光十四年說帖

續增刑案匯覽卷十二終